

律
隸
初
書

神珠神書

程史卷第十

八則

永泰挽章

建中靖國初徽祖自藩王入繼大統虛心納諫弊
政大革海內顒想庶幾慶曆元祐之治曾文肅爲
相頗右紹述諫官陳祐六疏劾之不從賜罷綸言
以觀望推引責之右司諫江公望聞而求對面請
其故上曰祐意在逐布引李清臣爲相耳公望言
臣不知其他但近者易言官者三逐諫官者七非

朝廷美事因袖疏力言豐祐政事得失且曰陛下
若自分彼此必且起禍亂之源上意感格危從之
矣會前太學博士范致虛上書言太學取士法不
當變且言臣讀聖製泰陵挽章曰同紹裕陵尊此
陛下孝弟之本心也臣願守此而已時黃冠初盛
范因右街道錄徐知常以其姓名聞禁中且陳平
日趨向謂非相蔡京不可上幡然亟召見曰朕且
不次用卿遂除右正言纔供職首論二事其一言

神宗一代之史非紹聖無以察正元祐之詆謗今復詔參修是紛更也願令史官條具紹聖之所以掩蔽者示天下其二言元祐置訴理所以雪先朝得罪之人紹聖命安享蹇序辰駿正固當然耳二人乃坐除名如此則訴理爲是矣夫二臣之罪不除則兩朝之謗終在疏奏上益嚮之於是國論始決是秋江以論蔡卞獄責知淮陽軍范馴致尙書左丞云

殿中鵬

徽祖居端邸時藝文之暇頗好馴養禽獸以供玩
及卽位貂璫奉承羅致稍廣江公望在諫省聞之
亟諫上大悅卽日詔內籞盡縱勿復留殿中有一
鵬蓄久而馴不肯去上親以麈尾逐之迄不離左
右乃刻公望姓名于麈柄曰朕以旌直也及江去
國享上之論興浸淫及于艮嶽矣都城廣莫秋風
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如郊野識者以爲不祥蓋

思江之忠焉

劉蘊古

劉蘊古燕人也逆亮將南寇使之僞降以覘國而無以得吾柄乃以首飾敗鬻往來壽春頗言兩國事見淮賈輒流涕曰予何時見天日耶因縱譚亮國虛實以啗朝廷自詭苟見用取中原滅大金直易事耳邊臣不疑密以名聞時兵釁已啓詔許引接至行都首言其二弟在北皆登魏科惟已兩薦

禮部而未第因謀南歸以成功名當國者喜之遂
授迪功郎浙西帥司準備差遣時紹興三十一年
九月癸巳也蘊古猶不厭意日強聒于朝辯舌泉
涌廷臣咸奇之會亮誅未得間以北繼改京秩爲
鄂倅隆興初元三月濠梁奏北方游手萬餘人應
募欲以營田蘊古聞而有請願得自將以與虜角
毋使徒老耒租間左揆陳文正參預張忠定同知
辛簡穆咸是之次相史文惠獨不可曰是必姦人

來爲虜間國家隄防稍密不得施其伎欲姑以此
萬人藉手反國耳諸公雜然謂逆詐文惠顧行首
吏召之曰俟其來嘗可見也相與坐堂中俟久之
至文惠迎謂曰昔樊噲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
議者猶以爲可斬子得萬烏合何能爲蘊古素謂
廟議咸許其來也意得甚卒聞此語大駭失色遽
曰某意無他此萬人家口皆不來必不爲吾用不
如乘其未定挾去爲一拍事幸成猶不可知耳文

惠顧諸公曰已得之通判之言是矣此萬人固不
留獨不知通判盛眷今在何所時蘊古家在幽燕
自知失言內愒不得對比茶甌至戰灼不復能執
幾墮地遂退諸公猶不然然迄得不遣旣踰月張
忠獻奏改倅太平州往來都督府稟議軍事後數
載蘊古私使其僕駱昂北歸有告者及搜所遣家
訊則皆刺朝廷機事也乃伏其誅於是始服文惠
之先識焉初吳山有伍員祠瞰闐闐都人敬事之

有富民捐貲爲扁額金碧甚侈蘊古始至輒乞靈
焉妄謂有心諾輟俸易牌而刻其官位姓名于旁
市人皆驚曰以新易舊惡其不華耳易之而不如
其舊其意果何在有右武大夫魏仲昌者獨曰是
不難曉他人之歸正者僥倖官爵金帛而已蘊古
則真細作也夫諜之入境不止一人榜其名所以
示踵至者欲其知已至耳聞者憮然不信後卒如
言余嘗謂納降非上策見于前錄吳畏齋啓文惠

之謀國可以言智矣仲昌一武弁乃能逆見姦人之情其才亦有足稱者今世殆不多見也

大散論賞書

紹興壬午春南北旣交兵蜀宣撫使吳玠謀取雍使大將姚仲攻大散關不下仲久于軍妄謂軍士不用命實賞給之薄故功且弗成王參預之望時總軍賦仲之幕屬曰宋紱嘗登門焉以書抵之曰先生以博大高明之學當艱難險阻之時凡百施

設莫非經久顧茲全蜀久賴綏撫雖三邊用兵之際無征輸重困之勞自非先生以體國愛民爲念何以及此天下之勢固有不兩立者兵與民是也兵不可不費財而責其萬死之功民不可不出財而濟其一時之急此天下之通理也先生深知兵民兩相爲用之策聞蜀民自軍興之後恬然自安不有用兵之費先生恩德固亦大矣然有可言者紱爲先生門下士豈敢自隱且時異事異故宜改

更不可執一自虜人九月六日叩關于時事出倉卒諸將云大軍一出必遂破敵初宣撫吳公自謂可以兩月爲期必能克敵旣而虜壁愈堅相持已踰四月矣將帥牽制久未成功兵不可不謂之暴露如今日事勢與前日不同先生當相時之宜以取必勝茲其時也聞之諸軍鬪志不銳戰心不壯且曰使我力戰就能果立微勞其如賞給在何處伺候覈實保明申獲宣司總司旨麾往返數旬豈

能濟急大率在今之勢與前旣異不立重賞何以
責人前宣撫吳公僅能保守全蜀益賞厚而戰士
用命也先生詳酌事機別與措置略於川蜀敷科
軍須之費十分之一多與準備給賞錢物近一二
百萬自總所移文諸帥明出曉示號令諸軍各使
立功以就見賞謂如散關一處設使當初有銀絹
各一二萬匹錢引一二十萬道椿在鳳州宣撫吳
公節使姚公以上件賞給明告諸軍遣二三統制

便宜各以其所部全軍一出諭之曰當進而退則坐以軍法進而勝捷能破關隘則有此重賞如是而軍不用命虜不破滅無有也說者謂方今朝廷財用匱乏若夤緣軍興而費耗國用則先生所不取紱曰不然先王體國愛民之心朝野孰不知兵事固有當更張而不更張則悠久相持不能力濟機會一勞而久逸暫賞而永寧正在此舉紱之區區未必可行幸先生恕其狂愚或以爲可教則一

覽付火王讀之大駭乃答書曰辱示劄目見咎不
科敷百姓異哉足下之言也本所以財賦爲職事
應副諸軍自當竭力若是軍須闕乏有功將士合
賞但於王少卿取辦可也至於科敷他人何預哉
僕中原人蜀中無一錢生業亦無親族寓居其不
科敷何私於蜀益以大軍十餘萬衆仰給於此不
得不愛養其民力以固根本有四川民力則有三
軍四川民窮則三軍坐困矣如足下輩月俸歲廩